

理论探索

AI时代与“有情的批评”

□易文杰

“情动于中”与“无理而妙”并非排斥理性，而是强调批评不能沦为冰冷的逻辑推演。真正的好文章，既要有感性的温度，又要有思辨的深度。情是批评的血肉，理是批评的筋骨。若只讲情，文章易失之滥情；若只讲理，又难免于枯生硬。唯有情理相济，批评才能既打动人心，又经得起推敲

在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下，文学批评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从阿尔法狗在围棋领域的突破，到AI诗歌创作与文学评论的生成，技术理性不断冲击着人文领域。然而，面对这一浪潮，我们或许需要以古典文论为根基，重新思考文学批评的意义。这是因为古典文论不仅是历史的遗产，更是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上的重要资源。回眸中华历史长河，在种种危机时刻，学者们也往往通过回归古典文论，重塑文学批评的根基。正如有学者所说的那样，“返本”指回归中华文化的核心所在，但并非简单复古，而是带有“扬弃”精神的批判性继承；“开新”强调在返本基础上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使传统与时代接轨。因此，本文试图以中国古典文论中的“无理而妙”与“情动于中”为切入点，探讨如何在AI时代转化文学批评的抒情传统，探讨返本开新的可能性。

AI批评及其症候

AI在文学领域的应用已非新鲜事。微软小冰学习大量的诗歌之后，生成了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2017年)。在当时，这也引起了许多讨论。而在2025年，DeepSeek等AI大模型更能在数十秒内完成跨文本、跨文化的文学批评，呈现对福柯、德里达、斯皮瓦克等20世纪西方理论家观点的娴熟运用，展示强大的文本处理能力。这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文学批评的认知边界。

然而，我们不能完全盲从AI所生成的文学批评。这类生成文本看似“理性、辩证”，却存在不少问题。这些批评文字虽逻辑自洽，但细品却缺乏对历史创伤的共情与生命体验的沉淀。在琳琅满目的西方理论与繁复的长难句背后，是冷冰冰的算法之技与机器之心。也就是说，今天的AI文学批评仍旧存在限度：它长于理性推演与理论拼贴，却短于情感呈现与生命体验，缺乏从心底流淌出来的真情。那些真实细节背后的“情动”，是AI文学批评难以表述的。它难以表述阅读一首诗歌时，被那些灵韵打动而流下的泪水。换言之，技术理性主导的AI文学批评实践始终存在缺憾：当算法机械套用西方理论分析文本时，理论工具与生命体验之间出现了断裂。

更具警示意义的是，这种症候并非仅为机器所有。当下相当一部分的文学批评，正不自觉地滑向一种“AI化”的困境，呈现出与算法生成文本惊人相似的症候。一方面，如同AI依赖预设的理论库，一些批评者过度沉迷于“套用”时髦的西方理论框架来进行“强制阐释”。批评过程变成了理论的自我演绎与术语的华丽炫技，文本中蕴含的独特情感在宏大的理论叙事中被简化、抽象甚至消解。另一方面，AI的批评往往遵循某种可预测的“模板”，而“学术模板”“论文规范”也在规训着人类批评者走向类似的程式化。个人

独特的阅读感受、敏锐的直觉、带有体温的个性化表达，被淹没在符合“学术规范”的标准化表述之中。批评文本变得如同流水线上的“学术八股”，缺乏打动人心个人印记和思想锋芒。这种症候是批评者需要警惕和克服的。

因此，AI时代的文学批评需要呈现批评文字中“生命的情动”，写出“有情的批评”。文学批评的真谛，并非拘泥于理论阐释，而是心灵与文本的神交。

“情动于中”的文学批评

如何真正实践有情的批评？当情感分析模型试图将李白的飘逸量化为词频数据，当风格迁移算法试图复制苏轼的旷达神韵，那些熔铸着历史记忆的“情动”，正在被简化为可计算的情感参数。这迫使我们重新思考：真正的文学批评，是否应该超越对“标准答案”的迷恋，重构数字时代的批评范式？或许答案就藏在中国古典文论的古老智慧里。

如今的情感研究，多谈论德勒兹的“情动”与雷蒙·威廉斯的“情感结构”理论，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情感诗学同样能为我们的文学批评提供资源。从《论语》中“观兴群怨”的诗学伦理，到《楚辞》中的“发愤而抒情”的情感政治，再到汤显祖“至情”的戏剧创作，无不体现了中华文脉的“深情”所在。一直强调“情动于中”的中华诗学传统，也恰恰能为AI时代的文学批评提供历史资源与情感意义。杜甫的诗歌正是这种情动力量的典范：其沉郁顿挫的诗风，既源于个人颠沛流离的遭际，更内嵌着对安史之乱历史创伤的集体记忆。在中国文论中，“情动”始终包含着对伦理秩序、历史命运的观照，强调情感表达与时代精神的共振。

在批评实践中，“情动于中”要求批评者投注主体的感情，与文本产生交互。这意味着批评不仅需要智性的辨析，也需要心灵的共鸣。它要求批评者调动自身的生命积累，将个人的爱憎忧惧，将源于血肉之躯的、不可复制的情感作为解读文本的重要资源。“交互”则意味着批评者和作品之间存在一种动态的、深层的对话关系：批评者带着自身的情感储备进入文本世界，文本中的人物情感、作者心绪、时代氛围也同时作用于批评者的心灵。在交互过程中，文本本身蕴含的情感力量可能修正或丰富批评者最初的个人情感投射；同时，批评者持续深入的情感投入，又能不断发掘文本新的情感层次。这是一个双向触动、彼此激发、循环往复的过程。这种批评，在脂砚斋对《红楼梦》的批评者、别林斯基对果戈理的捍卫以及勃兰兑斯的名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实践中历历可见。

“情动于中”的批评实践，本质上是一种主体化、情感化、生命化的精神活动。它要求批评者以真诚的心灵去拥抱文本，在情感的深度投注与交互共振中，不仅阐释文本的意义，更见证文学那连接个体心灵、

映照时代精神的永恒力量。

“无理而妙”与返本开新

“情动于中”要求批评者以生命情感投注文本，在深度交互中催生思考。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思考与行文的过程，并非纯然理性的线性推演，它自身也可能如文学创作般，涌现出“无理而妙”的批评瞬间。这不仅是对批评对象中“无理而妙”现象的鉴赏，更是批评作为一种创造性精神活动所能达到的超越性境界。

“无理而妙”一词来自清人贺裳的《皱水轩词筌》：“唐李益词曰：‘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子野《一丛花》末句云：‘沉恨细思，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此皆无理而妙。”贺裳提示我们，李益笔下商妇对潮信的顿悟，张先词中人与桃杏的对话，都在语言逻辑的断裂处建立起“无理而妙”的境界。

所谓“无理而妙”，即以看似不符合合理性逻辑的艺术情感、艺术表达，达到更高的艺术效果。这是中国古典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理而妙”的诗学传统，以“无理”破逻辑之茧，以“妙悟”开直觉之境。如宋祁“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闹”字，以感官通感突破理性边界，在“无理”中开辟新境。这样的诗学观念，如果运用到批评实践中，就是强调批评不能拘泥于理论框架，而是要以直觉与悟性捕捉文本的深层意蕴。

在当代文学批评实践中，“无理而妙”同样可能，那就是批评主体在情感驱动下与文本深度交互时所生成的超越常规逻辑的洞见。这种论证逻辑在常识看来可能“无理”，但其解释力却令人拍案叫绝。在这个意义上，批评家不仅是阐释者，也是进行“再创作”的作者。也就是说，批评文本的“无理而妙”，不仅在于它成功解释了原文本的“妙”，更在于它以其富有创造力的表达方式，给读者带来了新的审美体验。这个“妙”是批评主体在与文本深度交互后，通过创造性书写实现的“二次创作”的结果。

当然，“情动于中”与“无理而妙”并非排斥理性，而是强调批评不能沦为冰冷的逻辑推演。真正的好文章，既要有感性的温度，又要有思辨的深度。情是批评的血肉，理是批评的筋骨。若只讲情，文章易失之滥情；若只讲理，又难免于枯生硬。唯有情理相济，批评才能既打动人心，又经得起推敲。

在人工智能技术重构文化生态的当下，重返中国古典文论传统具有深刻的当代意义。这种回归并非简单的文化保守主义，而是通过激活传统批评范式中的方法资源，不断重构当代批评的现代性。在这个意义上，“返本”是为了“开新”，是为了因应时代，想象未来的批评方法。今天的批评者需以中国古典文论传统为资源，以现实的新变为根基，在技术时代保持人类文学的想象力。

(作者系青年评论家)

声音

一个年轻诗人，盲人瞎马也胜过过早地在既有的规定下写诗。他一旦按照既有的概念和形式开始写诗，此后就会很难形成自己独立的个性和表达。写诗，宁可试错，也不要盲目崇拜地把自己交出去。你可以那样去研究诗，但是切不可就那样开始写作。

把玩，如今听起来好像是一个贬义词。但是，诗语是真的需要把玩，至少需要有把玩的心情，要揣摩，要品味，否则，就成实用的快餐了。古人诗文，讲究一字不可易、一字不可增、一字不可减。今天还讲这个有谁？刻字、写字、打字，就是不一样啊。

汉语里“听见”这么简单常用的一个词，它其实是运用了通感的，听觉与视觉合一。也可以说，将听隐喻为看。英语里，听是listen而听见是hear，这就少了点儿意思。互联网时代，到处都是信息，听和听见是完全不一样的。信息泛滥的结果是：听和看实在方便多了，真正听见和看见却变得稀罕了。

一个优秀的诗人总是凭着提高写作的难度，从而降低或消除阅读的难度。反之，拙劣的诗人为制造阅读的“难度”，从而掩饰写作的无难度。

有的诗人借以显示自己高人一等的东西，无非就是自认为掌握了诗歌的某种独门秘籍、至高法则。然而，在我看来，诗歌本身恰恰是反对这个东西的，反对唯我独尊，反对自以为是。东西方哲人无不告诉过我们这点，人在显示自己卑微的时候最伟大，在标榜自己时很渺小。若从诗歌直指人心这点来说，也是相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高深莫测的独门秘籍就这点格格不入。但是，事情复杂的一面在于，同心同理也有限度，不然也就没有“鸡同鸭讲”这回事了。

诗人写他不知道的，业余诗人写他知道的。诗人想，已经知道的东西，有什么好写的？业余诗人想，我知道一个东西，我要告诉你。于是他写了，急不可耐地发表。但是，别人其实也早知道——喜剧性就在这里。

我常常觉得，自上世纪90年代后，汉语诗歌在个人性与日常性这两方面走得大“远”，结果是：(1)个人性的迷途越来越深，一种打着个人性旗号的“唯我性”日益嚣张，不知反省，于是乎，从来没有见过的“内衣外穿”的尴尬局面渐成恶劣气候；(2)日常性的神话似乎包打天下，佐以被驯化与庸俗化的民间立场、民间叙事，于是乎，纷纷以琐屑为能事、拿肉麻当有趣、以崇低为光荣、以写“小”为借口。如此这般，终于落得，诗歌从来没有这么廉价过。

可以断定，凡是在文学史上地位很高而且经久不衰的外国诗人，如果其汉语译作读起来让人莫名其妙，甚至想要打人，无一例外，都是被翻译糟蹋了。大诗人，每个词都是实心的，每个词都是稳稳当当地落在它该在的地方的。说到底，没有哪个真正的大师是浪得虚名。也就是说，大师都是经得起翻译的，就看怎么翻译。

当此时，应给诗人下一个定义：诗人是以身作则活出热情并给人信心的人。

随笔写作不是随随便便的写作。这个词的早期翻译就成问题。没有专业的人是写不好随笔的，随笔恰恰应该是某个领域的专业人士，在专业基础上的发言，或在研究过程中，溢出本专业而发出来的文字。我不相信一个没有专业性的人能把随笔写好、写得有价值。不过，有人只有一个专业，有人多专业或者认知广泛一些。但是，再怎么广泛，也只能是由点及面、由面及体。有博学的人，绝没有无所不知的人。现在AI给人无所不知的印象，仿佛一个活字典。

写作本质上是谦卑的，批评本质上却是骄傲的——你不能因为我批评你，你就说“你行，你上”，我可以说“你不行，但你必须行。我不能放弃批评的骄傲，你也不能放弃写作的谦卑。这不是为了保全我我的面子，而是为了各自专业的尊严。”

(作者系湖北诗人、翻译家)

八方文讯

书写科技工作者报国铸剑的奋斗史

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陕西省作协主办，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承办的报告文学《翱翔：来自西北工业大学的报告》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郭义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徐剑及10余位专家与会，围绕作品的思想内涵、文学价值与时代意义展开深入研讨。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梁鸿鹰主持研讨会并作总结。

《翱翔》以报告文学的形式生动书写了西北工业大学在民族危难与时代召唤中的奋进历程，呈现了科技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隐姓埋名、报国铸剑的精神史与奋斗史。与会专家认为，《翱翔》以家国情怀为贯穿始终的价值主线，将高校发展史、科技攻关史与知识分子精神史融为一体，既有宏阔的历史纵深，又紧扣科技前沿与国家战略需求，体现了鲜明的思想高度与专业深度。

“巴金小说系列·文库本”与读者见面

日前，作家出版社推出了“巴金小说系列·文库本”，包括《灭亡》《新生》《死去的太阳》《春天里的秋天》《砂》《雾》《雨》《第四病室》《还魂草》《小人小事》十册。在近日以“给人间添一点温暖”为主题的新书分享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李今、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及该系列责任编辑王淑雨分享了对经典出版及传播的思考。

“巴金小说系列·文库本”力求通过完整而有层次的选目，呈现巴金小说创作从早期到中后期的精神演变与艺术特征。十册书均采用轻便小开本设计，并配有独立压凹封面工艺，书中收录了巴金青年时期照片、创作手稿影印以及不同时期的出版广告页等珍贵资料。在阅读方式发生变革的当下，重新整理出版经典文学作品，不仅有助于保存文学文献与文化记忆，也能在高速发展的社会环境中为读者提供理解现实、安顿情感的精神资源。据介绍，未来，作家出版社将继续推进经典作家作品的系统整理与出版工作，让经典文学在新时代不断焕发新生。

“诗歌名家写台州”活动开展

由诗刊社与台州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共同主办的“诗歌名家写台州”系列活动日前在浙江台州开展。李少君、王冰、潘军明、董官真、姚加健等主办方代表，以及宗仁发、荣荣、林在勇、孙昌建、汪剑钊、海岸、育邦等30多位诗人、学者参加活动。

在“诗行山海·诗歌名家写台州”诗歌座谈会上，与会专家围绕“如何创新办好第八届中国诗歌节”与“如何以诗歌书写台州”展开深入探讨。第八届中国诗歌节将于2026年秋季在浙江台州举办。大家认为，诗歌节要将专业性和群众性结合起来，让优秀诗歌作品真正走进人民大众。活动期间，汪剑钊、育邦分别以“你也能写出一首好诗”和“认出一首诗”为主题，为台州的诗歌爱好者作了讲座。与会诗人还深入台州多地地进行采访调研，感受台州的发展成就。

《民族文学》读刊会聚焦“亮丽内蒙古”专栏

由民族文学杂志社主办、《民族文学》内蒙古鄂尔多斯创研中心协办的《民族文学》“大家读刊”第7期读刊会日前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围绕《民族文学》汉文版2025年第12期“亮丽内蒙古”翻译作品专栏展开研讨交流。《民族文学》主编陈亚军、副主编朱钢和杨玉梅，内蒙古翻译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李苏布道，鄂尔多斯创研中心负责人阿拉腾道布等30余人参加活动。

“亮丽内蒙古”专栏集中展示了内蒙古文学的多样性与生命力。这些作品立足生存经验，充满厚重的生命意识与深邃的自然神性，展现了蒙古族同胞在独特环境中的坚韧品格与生存智慧。与会专家表示，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精神的对话。译者既要尊重原作风格，力求保留原文的温度与力量，也要让译文展现独特的文学魅力。(王泓辉)

以诗词楹联吟咏中国梦

近日，第八届诗词楹联大赛、第四届“助残杯”全国诗词大赛、首届“建安杯·对酒当歌”诗词大赛联合颁奖典礼在广东深圳举行。活动由中华诗词学会、广东中华诗词学会、深圳市文联、深圳市残联指导，深圳市长青诗社、深圳诗词学会等承办。

本届诗词楹联大赛以“吟咏中国梦”为主题，参赛作品题材丰富，诗人们将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现代意象融入古典格律，展现了传统诗词的强大生命力。最终，秦雪梅以《鹧鸪天·咏无人机》获得一等奖。“助残杯”诗词大赛、“建安杯·对酒当歌”诗词大赛则分别聚焦“弘扬自强精神和助残美德”和“传承建安风骨和诗酒情怀”主题，推出了一批具有现实情怀和人文品格的优秀作品。

专家研讨AI时代的文艺“拼贴”

近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主办的第116期青年文艺论坛“AI时代的文艺原理之‘何为拼贴’”在京举行。董未名、汪瑞、王艺雯、蔡葵、秦兰珺等10余位文艺、科技、法学界专家学者与会并研讨。

“何为拼贴”是“AI时代的文艺原理”系列论坛第三期。与会专家围绕拼贴和图像生成、文本生成的现象与特征、问题与启示等话题展开讨论。大家认为，“拼贴”艺术手法曾影响了多个艺术领域的发展，美术中的立体主义、电影中的蒙太奇等都含有拼贴元素。如今AI艺术生成与“拼贴”密切相关，可以被视为信息的解构和重建。针对AI“拼贴”的版权隐患，大家建议，原创作品要及时进行版权登记。同时，要正确认识人机关系，积极探索科技与人文在创作领域交融的渠道，重建人类的主体性。(张昊月)

《走读西湖》叩问西湖千年文脉

“西湖是一座书院——《走读西湖》图书分享会”日前在浙江杭州举行。媒体人安峰与该书作者王旭烽展开对话。

《走读西湖》是王旭烽的最新人文随笔集。作者将成长记忆、历史考据与文学感悟融入其中，系统勾勒西湖的文化肌理，带领读者步入一场知性与诗意交融的阅读

旅程。安峰谈到，《走读西湖》是一部浸润着生命体温的行走笔记，作者让湖山风景与人生故事浑然相融，从中透出一股不同于江南温婉印象的刚健之气。王旭烽认为，“走”是身体的在场，“读”是心灵的介入。在“走”与“读”之间，一个“活的西湖”才可能向更广大的读者敞开。

“名家进校园”激发青年学子创作潜能

由阅文集团、复旦大学网络文学研究社共同主办的“名家进校园”活动日前在复旦大学举行。网络作家天蚕土豆、阅文集团编辑于良走进校园，与学子们就网络文学的创作方法及行业动态展开交流。天蚕土豆在分享创作心得时表示，“目标感”可以帮助角色成长，赋予其性格与能力特质。于良认为，好故事始终是网络文学立身的根本，期待网络作者们探索更加多元的叙事方式。

“名家进校园”是阅文集团面向全球高校开展的公益活动，旨在连接业界与学界，通过名家分享与创作辅导，激发青年学子的创作潜能。未来，主办方将携手更多作家走进高校，通过创意工作坊、征文竞赛等多元形式，为青年创作者搭建与行业对话的桥梁。(刘鸣波)

小西天文物精品在京展出

近日，由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隰县小西天文物中心、北京吾全科技有限公司主办的“既往未来——小西天文物撷珍与悬塑艺术特展”在京开幕。此次展览通过“隰州胜利”“圣境北藏”“金铜集萃”“西天圣境”四个单元，首次系统展示了山西隰县小西天的珍贵文化遗产。

小西天原名千佛庵，因其保存的1978尊明代塑像而闻名，被称为“中国悬塑艺术博物馆”，具有重要历史和艺术价值。此次展览共汇集小西天50组、84件珍贵文物，包括寺藏重要石刻、明清金铜造像精品、《永乐北藏》珍本、悬塑文物残件等，展品序列完整，时间跨度大，大部分文物为首次对外展出。同时，主办方首次深度活化小西天高精度数字扫描成果，并通过VR技术还原小西天悬塑全景，带领观众清晰感知建筑与造像的整体布局和细节之美，力求将不可移动的悬塑艺术转化为身临其境般的沉浸式体验。展览将持续至2026年5月8日。(王 觅)

晓苏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晓苏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1月5日在湖北武汉逝世，享年64岁。晓苏，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199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五里铺》《大学故事》《成长记》《苦笑记》《求爱记》，小说集《重上娘山》《路边店》《山里人山人》《黑灯》《狗戏》《中国爱情》《金米》，专著《当代小说与民间叙事》等。曾获湖北省屈原文艺奖、湖北文学奖、蒲松龄短篇小说奖等。

诗人是以身作则活出热情并给人信心的人

□李以亮